

19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南洋陶瓷貿易—— 從院藏泰興號沉船出水青花瓷說起

■ 鄒培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院藏）以清宮舊藏為大宗，透過多年來的購藏與捐贈，得以增添不同類型的作品，包含了從九至十九世紀的貿易陶瓷。其中，青花瓷作為流行於全球的外銷瓷，在過去被廣泛討論。而本文要討論的，是院藏泰興號沉船出水的幾件清代民窯青花瓷，這些產品作為中國的外銷瓷器，以本土風格為主，質地較為粗糙，大量出現在東南亞地區。除了象徵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外銷市場的轉向之外，透過這些產品的流通分布，也見證了中國南洋陶瓷貿易與臺灣和其他地區的密切關係。



圖 2-1 清 道光 2 年 泰興號沉船遺址出水青花瓷 取自 Pickford, Nigel and Hatcher, Michael.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hina's Titanic: its tragedy and its treasure*, 139-140.



圖 1 泰興號商船貿易航線示意圖如紫色部分 取自 Pickford, Nigel and Hatcher, Michael.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hina's Titanic: its tragedy and its treasure*. Cambridge: Granta Editions, 2000, 9.

泰興號商船貿易航線示意圖 局部



圖 2-2 清 道光 2 年 泰興號沉船遺址出水青花瓷 取自 Pickford, Nigel and Hatcher, Michael. *The legacy of the Tek Sing: China's Titanic: its tragedy and its treasure*, 139-140.

「泰興號」（Teek Seeun）是一艘清道光二年（1822），從廈門港出發，航向爪哇（今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貿易商船（圖 1），途中不幸在中沙群島附近的貝爾威德暗礁處觸礁沉沒，由於多數人罹難，被後人稱之為「東方泰坦尼克號」事件。¹船上載有大量的陶瓷器，包含青花、單色釉、醬釉、鉛釉陶塑等，另有部分茶器。院藏的這批清代民窯青花瓷即來自這艘沉船（圖 2），全數由收藏家程國忠先生捐贈而來，部分作品還可以見到明顯的出水痕跡，以下以紋飾作為分類個別介紹。



圖 3-1 清 青花靈芝紋盤
高 3.8，口徑 18.5，底徑 10.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0



圖 3-2 清 青花靈芝紋盤
高 2.8，口徑 15.2，底徑 9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2



圖 3-3 清 青花靈芝紋盤
高 2.6，口徑 15.2，底徑 8.3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3



圖 3-4 清 青花靈芝紋碗 高 6.5，口徑 15.8，底徑 7.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6



圖 3-5 清 青花靈芝紋碗 高 5.1，口徑 12.5，底徑 6.2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7



圖 4-1 清 青花圈點紋碗 高 4.2，口徑 10.8，底徑 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502

圖 4-2 清 青花圈點紋碗 高 4.3，口徑 11，底徑 5.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503



圖 4-3 清 青花圈點紋碗 泰興號沉船遺址出水 取自 Auctions, Nagel. *Tek Sing treasures*, 228.

院藏泰興號沉船出水青花瓷

一、靈芝紋

院藏的青花靈芝紋類型有碗、盤兩種器形（圖 3-1 ～ 3-5），這類作品通常器內底以細線同心圓為軸心，向外輻射形成雙層邊框，框內裝飾以靈芝紋，外壁紋飾與內壁相同，外底通常有一或二字的銘款，如「美玉」，外加雙圈。

二、圈點紋

青花圈點紋類型多為敞口弧壁形碗（圖 4-1、4-2），主要在外壁近口沿處飾有上下弦紋各二道的飾帶，中間以交錯排列的空心圓與圓圈填充，器內無紋飾。亦有器腹裝飾寫意草葉紋者。（圖 4-3）



圖 5 清 青花牡丹玉蘭紋盤
高 2.9，口徑 15.1，底徑 8.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1



圖 6-1 清 青花竹石花卉紋盤
高 2.9，口徑 15.1，底徑 8.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3



圖 6-2 清 青花竹石花卉紋盤
高 2.8，口徑 15.1，底徑 8.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4



圖 6-3 清 青花竹石花卉紋盤
高 2.7，口徑 15，底徑 8.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5



圖 6-4 清 青花湖石牡丹紋盤
高 4.2，口徑 18.7，底徑 10.3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7



圖 7 清 青花折枝團花紋盤
高 2.4，口徑 15.5，底徑 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9

三、湖石花卉紋

青花牡丹玉蘭紋盤（圖5），器內左側繪有一株牡丹，右側繪玉蘭一株，中間隔以湖石，寓意「玉堂富貴」。外壁裝飾三朵簡易的花葉紋，口沿內外及底邊皆飾有弦紋。

青花竹石花卉紋盤（圖6-1～6-3），盤內下方繪有一片沃土，其上繪有竹子、菊花、牡丹等各式花卉，中間繪湖石，湖石上伸出若干蘭草。器外繪有簡化的草葉紋，足底以青花書「方」、「茶」等銘款，外加雙圈。

青花湖石牡丹紋盤（圖6-4），盤內下方同

樣繪有一片沃土，其上繪有湖石、牡丹、蘭草等花草，蘭草上繪有蝴蝶一隻。外壁繪有簡化草葉紋，底有二字銘款，外加雙圈。

青花竹石花卉紋碗（圖6-5），外壁繪有寫意的竹石花卉及雲朵紋一周，口沿、內底及圈足皆飾有弦紋，內底中心紋飾無法辨識。足底以青花書「方」字，外加雙圈。

四、折枝花卉紋

青花折枝團花紋盤（圖7），盤心繪有折枝團花一朵，花朵四周伸出枝條，枝葉繁茂。口沿飾有花邊，外壁繪有簡化的草葉紋邊飾。



圖 6-5 清 青花竹石花卉紋碗 高 5.6，口徑 12.7，底徑 6.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501



圖 9-1 清 青花山水圖碗 高 7.6，口徑 16.3，底徑 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8



圖 9-2 清 青花山水圖碗 高 7.8，口徑 16.2，底徑 8.5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9



青花折枝牡丹紋盤（圖8），盤心繪有盛開的折枝牡丹，並以花邊環繞，口沿內側飾有網格圈點紋，整體布局規整、線條流暢。

五、山水紋

青花山水圖碗（圖9-1、9-2），外壁飾有山水圖，口沿、內底及底邊皆飾以弦紋，內底中心繪一圖案紋。足底以青花書「碧玉」二字，加飾雙圈。

六、詩詞花卉紋

青花菊花詩意圖盤（圖10-1），器內繪有菊花一叢，題有「白菊真可美」五字，器外壁飾有簡化草葉紋，口沿及外底裝飾以弦紋，足底以青花書二字銘款，加飾雙圈。

青花蘭草詩意圖盤（圖10-2），器內繪有蘭草圖，題有「月明花下有清香」七字，器外壁繪有簡化草葉紋，口沿及外底裝飾以弦紋，足底以青花書二字銘款，加飾單圈。

青花詩意圖盤（圖11），器內底有題詩，器外壁繪有簡化草葉紋，足底書二字銘款，加飾雙圈。

圖8 清 青花折枝牡丹紋盤 高4.2，口徑21.1，底徑10.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8



圖10-1 清 青花菊花詩意圖盤
高4，口徑19.6，底徑10.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2

圖10-2 清 青花蘭草詩意圖盤
高3.5，口徑20.2，底徑10.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86

圖11 清 青花詩意圖盤
高3.7，口徑20.5，底徑10.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491

產地來源

清代為德化窯青花瓷生產的全盛時期，以青花為主，兼燒白釉、五彩、醬釉等品種，器類常見碗盤，亦有碟、杯、湯匙等。考古發現清代福建產燒青花瓷的窯址主要集中在德化、永春、安溪、華安、南靖等縣，這些地區的窯口均生產相似風格的器物，形成了以德化為中心的窯業格局，並以牽牛花、佛手、菊花、牡丹、圈點紋、靈芝紋、獅子紋、變體壽字紋等為普遍的裝飾題材。各窯口還流行在外底書寫單字或雙字的款識，單字款常見「興」、「方」、「合」等，雙字款常見的第二字為「玉」、「美」、「珍」、「寶」等。這些款識多為商號款，從選字上來看有寄託生意興隆、財源廣進、產品精美等寓意。²

院藏的泰興號沉船出水青花瓷，胎骨較為厚重，呈灰白色，足跟刮釉露胎，釉色略為泛黃，紋飾簡易樸實，外底常見一或二字的銘款，為十九世紀上半葉福建地區窯口青花瓷產品的典型特色。以靈芝紋為例，在福建德化窯、安溪窯、南靖東溪窯、華安窯窯址皆可見到相同類型的作品。（圖 12-1 ~ 12-4）其他如圈點紋、竹石花繪紋等等，同類型的作品也散見於福建地區的各個窯口。（圖 13-1 ~ 13-3）另外，在泰興號沉船出水青花瓷當中，有一類湖石牡丹玉蘭紋類型產品，湖石作壘卵疊層狀，造形獨特，為南靖東溪窯的典型特色。（圖 14、見圖 2-2）這類福建地區產燒的青花瓷在十九世紀主要用於出口東南亞市場，為當時大量生產的外銷瓷，並在東南亞地區及通往東南亞的貿易商船中大量發現。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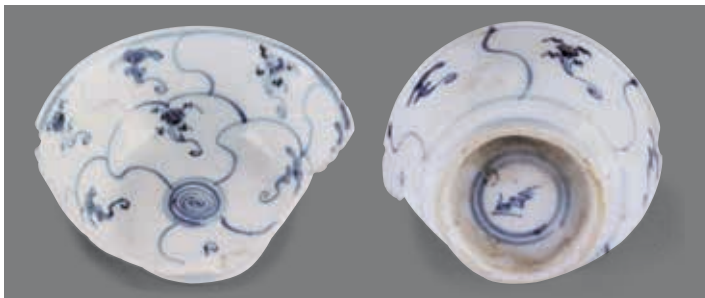


圖 12-1 清 青花靈芝紋碗 高 7，口徑 13，底徑 7 公分 福建省德化縣寶寮格窯址採集 取自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德化窯》，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 124。



圖 12-2 清 青花靈芝紋碗 高 7.4，口徑 15.4，底徑 8 公分 福建省安溪縣下尾林窯址採集 取自廈門大學歷史系、福建博物院、安溪縣博物館，〈福建省安溪縣下尾林窯址發掘簡報〉，《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 年 7 期，頁 78。



圖 12-3 清 青花靈芝紋碗 高 6，口徑 12.5，底徑 6 公分 福建省南靖縣東溪窯址採集 漳州市博物館藏 取自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南靖窯》，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 114。



圖 12-4 清 青花靈芝紋碗 高 5.2，口徑 12.5，底徑 6.3 公分 福建省華安縣寶山笠仔山窯址採集 漳州市博物館藏 取自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華安窯》，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2005，頁 124。



圖 13-1 清 青花圈點紋碗 高 4.2，口徑 9，底徑 4.6 公分 福建省德化縣石排格窯址採集 取自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德化窯》，頁 108。



圖 13-2 清 青花竹石花卉紋盤 高 2.5，口徑 16，底徑 8 公分 福建省德化縣蘇田窯址採集
取自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德化窯》，頁 81。



圖 13-3 清 青花折枝團花紋盤 殘高 1.7，底徑 5 公分 福建省華安縣東坑庵窯址採集 漳州市博物館藏 取自葉文程主編，《中國福建古陶瓷標本大系·華安窯》，頁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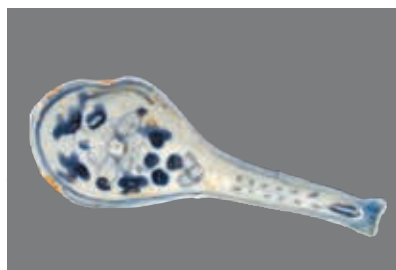


圖 14 福建省南靖縣東溪窯封門坑窯址出土青花瓷 取自福建博物院、南靖縣文物保護中心，〈南靖縣東溪窯封門坑窯址 2015 年發掘簡報〉，《福建文博》，頁 7。

中國的南洋陶瓷貿易

中國對東南亞的陶瓷外銷早在漢唐時期就已經開始，宋元時期蓬勃發展，在東南亞地區都可以發現不少宋元時期的龍泉窯青瓷、景德鎮青白瓷以及閩南地區的粗瓷等產品。十六、十七世紀為漳州窯的鼎盛期，其生產的貿易瓷，也就是過去所謂的「汕頭窯」（Swatow ware），大量外銷至日本和東南亞地區，當時的東南亞地區即是漳州窯的重要消費地及轉運站，同時將漳州窯的貿易瓷轉銷至歐洲等地。⁴ 進入十九世紀後，中國的外銷市場開始轉變，隨著歐洲、日本等製瓷業的萌芽加上對中國瓷器進口的限制，中國的外銷瓷逐漸在歐洲市場失去主導地位，轉以東南亞地區為主要出口地。加上廈門港取代漳州月港成為主要出洋港口，⁵ 窯業格局發生轉變，

原本近地利之便的漳州窯逐漸衰弱，以福建德化為中心的閩東南各窯口因距離廈門港較近，隨之蓬勃發展，形成一個在產品特徵、紋飾題材、題寫銘款至裝燒技術上均呈現共同風貌的一個龐大窯業格局，並成為中國十九世紀主要的外銷瓷產區，在東南亞市場的陶瓷出口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⁶ 清道光十二年（1832）周凱《廈門志》卷五當中提到：

廈門，准內地之船往南洋貿易。其地為噶喇吧（今雅加達）、三寶壠（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北岸）、實力（今新加坡）、馬辰（今加里曼丹島南部海岸）、埧仔（今泰國萬倫府之柴也）、暹羅（今泰國）、柔佛（今馬來半島南端）、六坤（今泰國馬來半島東岸之那空是貪瑪叻）、宋居勝（今泰國南部馬來

半島東岸之宋卡）、丁家盧（今馬來西亞馬來亞之丁家奴）、宿霧（今菲律賓之宿霧島）、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東浦、安南（今越南）、呂宋（今菲律賓）諸國；其出洋貨物，則漳之絲綢紗絹、永春窯之甕器及各處所出雨傘、木屐、布疋、紙筍等物。⁷

從文獻可知，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所謂的南洋，包含從中南半島的泰國、柬埔寨、越南、馬來半島，延伸至南洋群島的新加坡、印尼及菲律賓，並以「永春窯」瓷器為出洋貨物。當時的永春為直隸州，位於福建省，德化縣屬其轄區，可見當時主要的南洋外銷瓷產區確實以福

建德化地區為中心。⁸ 這些銷往東南亞的福建外銷瓷，除了在當地的考古發掘中大量出現之外（圖 15-1、15-2），在航駛於南洋的貿易商船當中也有許多的遺存。其中，西沙群島作為南海貿易航線的必經之地，是與南洋群島、中南半島以及印度洋沿岸經貿活動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因此，在這裡發現有許多的貿易沉船遺跡，如清代中晚期的珊瑚島一號沉船、金銀島一號沉船、浪花礁二號沉船、以及南沙洲一號沉船遺址等等，都是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南洋貿易的重要材料。在這些沉船遺址當中，也發現不少與泰興號沉船出水遺物相同類型的產品。⁹（圖 16-1、16-2）而泰興號及西沙群島沉船遺址



圖 15-1 東南亞地區發現的 19～20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 Harrison, Barbara. *Later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8, 87.



圖 15-2 馬來西亞刁雙島發現的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 Lam, Peter.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 - 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Singapore;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4.



圖 16-1 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出水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西沙群島 2015 年水下考古隊，〈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 2015 年度水下考古發掘簡報〉，《水下考古·第一輯》，頁 54、56。



圖 16-2 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出水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西沙群島 2018 年水下考古隊，〈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 2018 年水下考古調查簡報〉，《水下考古·第二輯》，頁 25、26。

出水的十九世紀福建外銷青花瓷，在器類、造形和紋樣上基本屬於中國文化傳統，總體品質較為粗糙，以盤、碗、杯、碟、湯匙等日用器皿為主，和明代晚期以來因應西方人喜好需求而生產，行銷於歐亞美非各區域的卡拉克樣式瓷器（Kraak Porcelain）風格差異非常大，也少見清代前期大量為歐洲人訂燒的徽章瓷器。說明其外銷對象並不是歐洲人，而是東南亞當地的普通居民及華僑，他們對瓷器的經濟實用性需求更高，且在審美上更偏好中國傳統裝飾。¹⁰

這樣消費樣貌的轉變，或許也與大量的華人移民有關。在清朝嚴禁人民移居海外的政策下，華僑出國主要是借用貿易的名義，並以潛入商船出洋這類途徑人數最多，而華僑的分布也影響了海外貿易的主要地區。以新加坡為例，隨著十八世紀後期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大力招攬中國商船及移民，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新馬地區華僑人數激增，前往的商船數量與所載人口非常龐大。這些海外華僑的許多飲食起居仍是保持中國傳統，所需物品亦是仰賴中國出口，

有些外銷產品甚至專門供應華僑，因而在當地也可以發現不少十九世紀福建地區產燒的外銷青花瓷。（圖 17）而海外華僑除了影響外銷地區與產品樣貌之外，同時也有利於中國海外零售與航運業的發展，如在當地經營店鋪，或是將中國產品運銷至南洋各地。¹¹ 因此，不難想見至十九世紀初期，中國對東南亞的外銷瓷器在風格上會傾向中國傳統，除了出口港與瓷業的相互影響之外，大量移民至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商販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圖 17 新加坡福康寧公園遺址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殘片 作者攝

東南亞、臺灣與日本的陶瓷貿易網絡

臺灣在中國海上陶瓷貿易所扮演的角色過去有不少討論，有學者提出宋元時期澎湖已經開始作為中國東南亞貿易轉運站的論點。¹²自十七世紀開始，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在臺灣本島的貿易穩定之後，中國陶瓷便開始大規模輸出，每年有大量船隻往返於臺灣、巴達維亞和荷蘭之間。臺灣除了是重要的貿易中繼站，也是中國福建陶瓷的消費地之一。十八世紀中期

以後，隨著中國閩粵移民大量移居臺灣，臺灣進口的中國貿易陶瓷大幅增加，並以福建地區青花瓷數量最多。¹³連橫（1878-1936）《臺灣通史》〈工藝志〉亦曾提到：

臺灣陶製之工，尚未大興。盤盃杯碗之屬，多來自漳、泉，其佳者則由景德鎮，唯磚甃乃自給爾。¹⁴

可知直至十九世紀上半葉，臺灣所需之日用陶瓷仍須仰賴中國沿海漳、泉地區供給。在清代《廈門志》中，也時常可見臺灣本島及澎湖在中國海上貿易航線上的重要地位。¹⁵因此，在臺灣本島及澎湖等地都可以發現不少從宋元至明清時期的中國陶瓷器，以及本文所討論十九世紀上半葉外銷至東南亞地區的福建青花瓷。

以雲林古笨港地區為例，即發現許多與泰興號沉船出水相同類型的福建青花瓷產品。（圖 18-1、18-2）除此之外，與泰興號沉船出水的陶瓷器組合也十分相似，包含福建青花瓷、德化窯白瓷、漳州東溪窯青瓷與古赤繪、江蘇宜興紫砂壺，以及福建、廣東地區的粗瓷等等。（圖 19-1、19-2）在臺灣其他地區，如嘉義新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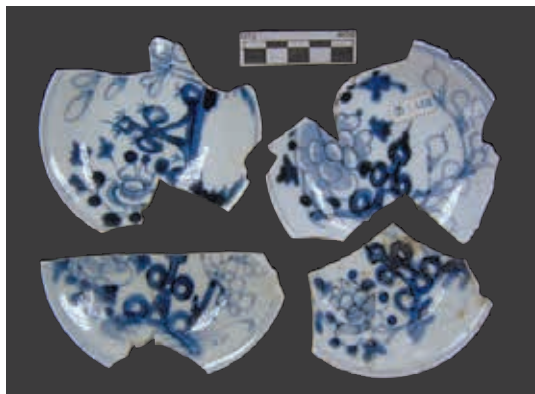


圖 18-1 雲林縣古笨港遺址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標本 取自盧泰康，〈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清代福建東溪窯陶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39 期，2017 年 3 月，頁 50。



圖 18-2 雲林縣古笨港遺址出土遺物 取自盧泰康、堀内秀樹主編，川愛實譯，《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1·遺物編》，雲林：雲林縣政府，2023，頁 5。



圖 19-1 雲林縣古笨港遺址出土遺物組合 取自《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1·遺物編》，頁9、11、359、371；《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2·研究編》，頁96。



圖 19-2 泰興號沉船遺址出水遺物組合 取自 Auctions, Nagel. *Tek Sing treasures*. 79, 183, 244, 264, 277.

板頭村與宜蘭淇武蘭遺址也可以發現如泰興號沉船出水遺物相同類型的產品。（圖 20-1、20-2）這些十九世紀上半葉航向東南亞地區的貿易商船，途中或許曾以臺灣本島作為中途休憩站，同時將供給東南亞華僑及當地居民的中國日用陶瓷也販售給臺灣的居民。除了東南亞與臺灣，日本也發現不少這類主要銷往南洋地區的十九世紀福建青花瓷。根據堀內秀樹在《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調查中發現，日本江戶遺址考古挖掘發現的多為景德鎮的產品，臺灣古笨港地區則多以福建、廣東的產品為主要流通對象。與古笨港出土相同類型的產品雖然也零星見於江戶地區，但數量極少，顯示出江戶地區對於中國貿易陶瓷的需求存在特定偏好。（圖 21）然而，在長崎及琉球群島，與古笨港遺址出土相同類型的產品則較江戶地區為多，甚至在琉球群島中，這類福建青花瓷已超越景德

鎮瓷器成為主流。這些福建青花瓷在當時是通過琉球王國每年派遣的朝貢船自福州運來的貿易品，並流通消費於琉球群島各個階層和地區。¹⁶（圖 22-1、22-2）從耶魯大學斯德林紀念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藏《清代東南洋航海圖》的範圍涵蓋從日本長崎至中南半島、菲律賓，也可見當時長崎—華南—暹羅灣三角貿易的活躍，揭示出十九世紀前期東南亞海域的貿易結構，以及在此貿易網絡中可能的特定陶瓷消費樣貌。¹⁷

筆者尚未全面蒐集有關日本地區出土十九世紀中國貿易陶瓷的相關資料，因此無法斷定此類福建地區產燒的外銷青花瓷在日本本島流通的程度與比例。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十九世紀上半葉主要銷往東南亞的貿易陶瓷，確實有部分到了日本本島地區。而清初廈門港的貿易網路還包含一種模式，即載有南洋各地



圖 20-1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何傳坤、劉克弘、陳浩維，《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遺址考古試掘報告》，嘉義：新港文教基金會，1999，圖版 13、19、38。



圖 20-2 宜蘭縣淇武蘭遺址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陳有貝、邱水金，《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4·遺物篇（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 159、170、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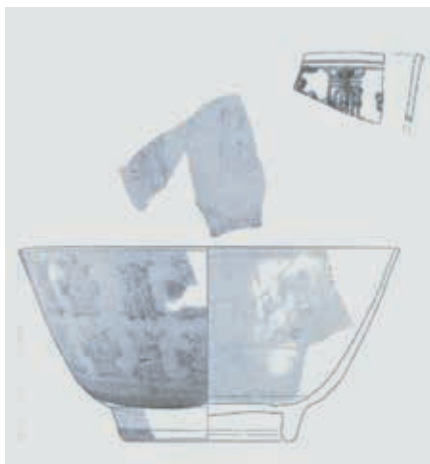


圖 21 日本江戶地區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2・研究編》，頁 179、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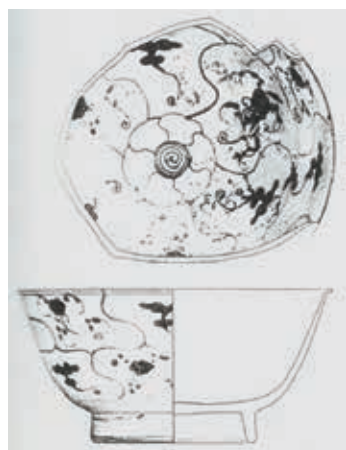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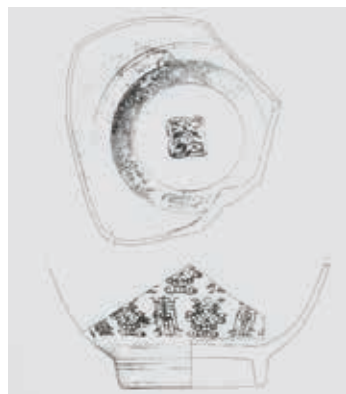


圖 22-2 日本長崎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大橋康二，〈日本などにおいて出土の明清の中国磁器（染付中心に）〉，收入第 7 回近世陶磁研究会，《日本における明清の中国磁器》，有田町：近世陶磁研究会，2017，頁 49、52。



圖 22-1 日本沖繩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森達也，〈沖繩發現的清代福建青花瓷器〉，《海絲・東溪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3。

產品返航廈門的船隻，在廈門卸下部分貨物後，換上廈門土產，然後往赴日本貿易。¹⁸或許是延續了此一貿易模式，不少原先運往南洋地區的貿易陶瓷，也流通到日本本島地區。

小結

泰興號沉船出水的外銷青花瓷，除了見證了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外銷市場的轉向之外，從東南亞、臺灣、日本等地區發現同類器物的情況，也透露出三者貿易網絡的緊密性。

而作為福建陶瓷消費地及海上貿易中途站的臺灣，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海上陶瓷貿易中亦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除了亞洲地區，在非洲沿岸、歐洲、美洲等地也發現有這類十九世紀上半葉主要銷往南洋地區的福建青花瓷。（圖 23-1、23-2）因此，這些十九世紀上半葉福建地區窯口所生產的貿易陶瓷，不單單只是銷往東南亞地區而已，其外銷航線與貿易網絡可能也比想像中更複雜多元。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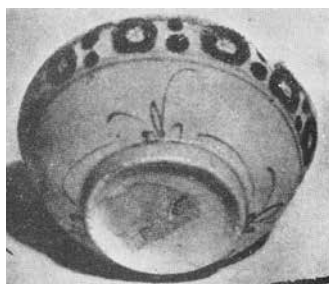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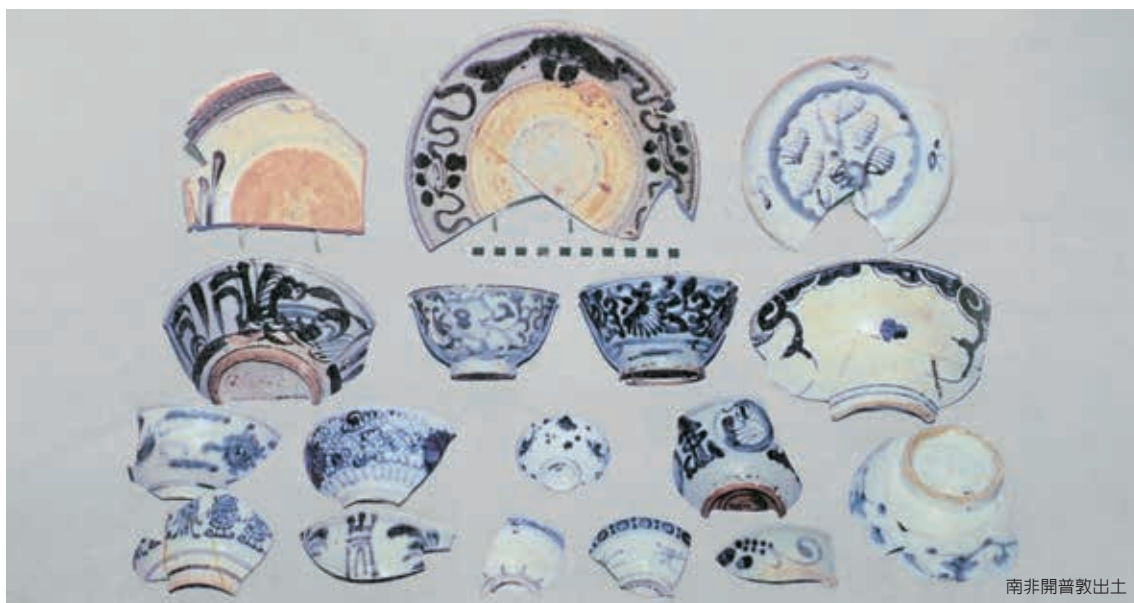


圖 23-1 非洲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夏鼐，〈作為古代中非交通關係證據的瓷器〉，《文物》，1963 年 1 期，頁 16。



圖 23-2 南非開普敦及荷蘭阿姆斯特丹出土 19 世紀福建青花瓷 取自《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2·研究編》，頁 302。

註釋：

1. 該船過去被稱為「的惺號」（Tek Sing），據陳國棟的考訂，該船英文名應為「Teek Seeun」，中文名或為「得順」、「德順」。因相關研究多用「泰興號」，因此本文中文名稱以「泰興號」為代表。見陳國棟，〈關於所謂「的惺號」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見〉，《水

- 下考古學研究·第二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21-44;王光堯,〈關於泰興號沉船與所載船貨的思考——海外考古調查札記(五)〉,《紫禁城》,2022年2期,頁105。
2. 陳建中,《德化民窯青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23。
 3. 有關泰興號沉船出水清代青花瓷的產地來源問題,學界已多有討論。王光堯,〈關於泰興號沉船與所載船貨的思考——海外考古調查札記(五)〉,頁105-115;賈娟,〈“泰興”號沉船及其出水陶瓷研究〉,《福建文博》,2022年2期,頁57-66;福建博物院、南靖縣文物保護中心,〈南靖縣東溪窯封門坑窯址2015年發掘簡報〉,《福建文博》,2015年3期,頁2-15;張立麗,〈“泰興號”沉船發現的封門坑窯陶瓷器〉,《福建文博》,2020年3期,頁5-31。
 4. 甘淑美,〈荷蘭的漳州窯貿易〉,《福建文博》,2012年1期,頁12-22;林清哲,〈明末清初福建陶瓷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及影響——以漳州窯系為中心〉,《南方文物》,2013年3期,頁70-76。
 5.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廈門設海關,加上雍正五年(1727),朝廷規定所有福建出洋之船,均須由廈門港出入,廈門港正式取代漳州月港的海外貿易地位。(清)周凱,《廈門志》(廈門:廈門玉紫財產管理委員會印,1931),卷5,頁28、卷7,頁1;李艷玲,〈道光《廈門志》:“海絲”文化的重要文獻〉,《福建史志》,2017年3期,頁19-24;葉文程,〈中國古外銷陶瓷的港口和路線(下)〉,《河北陶瓷》,1990年3期,頁52。
 6. 劉焱、羊澤林,〈明清華南瓷業的生產及外銷〉,《考古與文物》,2016年6期,頁154。
 7. (清)周凱,《廈門志》,卷5,頁27;韓槐準,《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頁30。古今地名之對照,參照《南溟網》<http://www.world10k.com/blog/?p=2234>(檢索日期:2023年7月7日)。
 8. 雍正十二年(1734)升永春縣為直隸州,析泉州府德化縣歸永春州(直隸州)管轄。資料來源見《中國歷史地名查詢系統》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hplname/detailed/search_basic/0531/UTeWMDAzMA/10(檢索日期:2023年7月12日);陳建標,〈明末清初廈門港的崛起與陶瓷貿易〉,《南方文物》,2004年2期,頁77-79。
 9. 西沙群島2015年水下考古隊,〈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2015年度水下考古發掘簡報〉,《水下考古·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11-58;西沙群島2018年水下考古隊,〈金銀島一號沉船遺址2018年水下考古調查簡報〉,《水下考古·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1-37;孟原召,〈西沙群島海域出水清代泉漳地區瓷器與海外貿易初探〉,《海絲·東溪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頁129-133;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護管理辦公室編,《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10. 王光堯,〈關於泰興號沉船與所載船貨的思考——海外考古調查札記(五)〉,頁110-112;彭曉雲,〈19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對外貿易發展及相關問題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2期,頁86。
 11. 陳希育,〈清代廈門港的海外貿易與華僑〉,《南洋問題研究》,1987年3期,頁36-48;莊國士,〈論15-19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絡的發展——海外華商網絡系列研究之二〉,《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2期,頁64-66。
 12. 陳信雄主張澎湖為宋元時期中國對東南亞陶瓷貿易的轉運站,蔡玫芬亦認為澎湖可能是中國宋元時期東洋針路的中途站。陳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85);蔡玫芬,〈澎湖出土的瓷器與宋元瓷路〉,《臺灣文獻季刊》,32卷2期(1981.6),頁164-170。
 13. 盧泰康,〈台灣考古出土十七至十九世紀貿易陶瓷的發現與研究〉,《貿易陶磁研究》,34期(2014.9),頁1-25。
 14.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47),卷26,〈工藝志〉,頁438。
 15. (清)周凱,《廈門志》,卷4,原文「廈門為通臺販洋、南北貿易商船正口」、「廈門距臺灣,重洋浩浩七百里,號曰橫洋;往來船隻,必以澎湖為要津」、「蓋廈門通商重地,歲往臺灣及南北洋貿易者,以髮計」,頁6、32、45。
 16. 堀內秀樹,〈17-19世紀東亞區域陶瓷器的流通——透過古笨港遺址與日本出土資料的檢討〉,收入盧泰康、堀內秀樹主編,川愛實譯,《重返古笨港:雲林北港出土文物臺灣與日本合作研究·vol. 2·研究編》(雲林:雲林縣政府,2023),頁166-203;森達也,〈沖繩發現的清代福建青花瓷器〉,《海絲·東溪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頁230-234。
 17. 該圖冊為清代佚名人士所編繪,原用作國內外航海之指南,鴉片戰爭期間,於1841年被英國海軍軍官從一艘中國商船上搜掠而得,後輾轉流落至美國,現存於耶魯大學斯德林紀念圖書館。其年代上限或為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下限應在該圖冊被英人獲取的1841年以前。錢江、陳佳榮,〈牛津藏《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姐妹作——耶魯藏《清代東南洋航海圖》推介〉,《海交史研究》,2013年2期,頁1-101;李弘祺,〈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珍藏的古中國航海圖〉,《中國史研究動態》,1997年8期,頁23-24。
 18. 陳希育,〈清代廈門港的海外貿易與華僑〉,頁41。

參考書目：

1. Auctions, Nagel.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2. 周世榮、魏止戈,《海外珍瓷與海底瓷都》,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